

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笔谈(之六)

作家“出镜”，文学“出圈”

□谢泽杰

作家融入现代传播格局的实践

文学作品的主要呈现载体是纸媒，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在电子媒介时代，小说改编为影视剧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一些通俗文学作品成为“一时之热”，如“琼瑶热”“金庸热”等。但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读者、观众聚焦的依然是作品——作家的文字作品以及由其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作家的热度只是顺势而来的。到了数字媒介时代，网络兴起，网络交流的互动性和即时性增强，作家在传媒世界中的“生存”状况似乎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作家们不只依靠学术演讲、人物访谈等传统形式抒发己见，而是积极融入新兴媒体平台，获得了较高的曝光度。

莫言、毕淑敏等作家进驻抖音，借助短视频分享点滴感悟，成为拥有百万级粉丝的创作者；西川、梁鸿等亦变身“up主”，在哔哩哔哩平台上持续更新作品，“B站”里余华单个视频的最高播放量突破700万；刘震云凭借在《脱口秀大会》《向往的生活》等综艺上的幽默表现，数次登上热搜；王蒙、梁晓声、阿来、麦家等作家做客“东方甄选”直播间与观众互动，每场直播都能卖出数万册图书，销售额动辄数百万。

与此同时，各类机构和组织积极推动文学活动的“盛典”化。2022年的“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将文学颁奖典礼与舞台表演形式相融合，让35位获奖者分别亮相。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划的“百位名人迎新领读——2023文学中国跨年盛典”，云集百位文化名人线上领读；2023年在广州举办的“有风自南——花城文学之夜”盛典活动，汇聚10个原创文学主题节目，并邀请首届花城文学榜的上榜作家走上舞台。这类盛典活动通过网络直播，使优秀作家作品得以更加直观地抵达广大读者和观众面前，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

值得关注的现象还有，文学类纪录片与综艺不断推出，反响热烈。《文学的故乡》(2020年)、《文学的日常》(第一季2020年、第二季2022年)等纪录片为莫言、贾平凹、阿来、迟子建、麦家等作家量身定做，让观众与他们的故乡风景、日常生活完美邂逅。文学类综艺《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2022年、第二季2023年)邀请余华、苏童、西川、叶兆言等作家在分界洲岛上相聚，以生活漫谈的方式陪伴观众开启书香之旅。《文学的故乡》(2023年)由李敬泽主持，李洱、戴锦华等作家评论家围绕7个公众话题侃侃而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从以上不完全的列举中，不难发现作家身份的微妙位移。他们不再只是隐入作品背后的“陌生人”，而是身兼真人秀演员、带货主播、短视频创作者等种种新身份，并通过互联网与万千观众亲密互动。视频播放量、粉丝量等指标证明，当代作家在网民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他们博得公众的广泛关注后，我们应该继续思考：在多种平台加持下的作家破圈，会给严肃文学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呈现文学的人情味、生活味、文化味

长期以来，严肃文学依靠杂志社、出版社、以高校为核心的学术评论圈等，建构出一个自治的园地。一个圈外的读者要加入严肃文学的讨论，往往需要投身学院，接受长时间教育后才能掌握一套“行话”，具备进圈发言的资格。久而久之，严肃文学一方面在文学史建构、语文教育中不断被经典化，另一方面却逐渐与大众读者“隔”了开来。因此，作家积极融入现代传播格局，能让严肃文学不再“端着架子”，让大众亲近文学原有的烟火“三味”。

作家的真情流露，让观众体会严肃文学背后的“人情味”。文学首先是“人学”，蕴含着活泼的情感与深切的关怀。但长期接受义务教育的大众读者，早就习惯了碰到严肃文学时要揣摩“中心思想”，分析“艺术手法”，可怜巴巴地追求命中“参考答案”。这种被考试支配的“创伤性记忆”，让不少读者对严肃文学敬而远之。于是当作家笑眯眯地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原来那一个个“不苟言笑”的铅字背后，是一个个感情丰富的具体的作者。原来作家也会对语文考题无所适从，也会在

“破圈”一词之所以令文学界念念不忘，绝不是为了争夺市场、流量或话语权，背后的核心关切在于：在新时代表语境下，严肃文学如何建立起与社会大地、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重新建构一种有活力的文学生活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

写作中苦恼，对同行嫉妒，对文学界的批评心怀不平。这种真实情绪的流露，让作家在读者心中真正具备了肉身感，让文本赏析不再是卷面上的“抢分作战”，而是文字里人情的共鸣。“up主”狂阿弥采访余华时，分享了妻子读到《活着》中“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一句时的感动。余华感叹“为了找到这句话，我停了两三天的时间”，并解释“盐”这个意象一方面潜藏了与“伤口”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这过程中，作家对小说人物、语言的考量，与读者对人物命运的感慨，有了一次真挚的相遇。

作家的敏锐观察，让观众感受严肃文学的“生活味”。文学从不只是孤悬于半空的语言系统，而是根植于作家对丰富生活的观察，启发着读者对生活进行“再发现”。正如《文学的故乡》的开场白所言：“我们谈论与文学有关的一切，其实，一切都和文学有关。”在“第二夜”中，李敬泽与戴锦华、李洱等，谈论“为什么爱上一只猫”。他们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区里的猫、村里的猫，谈到老舍的《猫城记》、夏目漱石的《我是猫》、阿瑟·米勒的《猫和水暖工》，再分享冰心的猫、夏衍的猫身上的传奇故事，极大拓展了话题的宽度，呈现出一只只迷人的“文学的猫”。话题在作家们的闲聊中不断走向深入，发掘了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哲思。他们从“送别一只猫”谈到对生命历程的演练，从“宠物”概念的追溯映射出时代的变迁，亦从现代人对猫的偏爱理解了年轻人对处理亲密关系的恐惧，讨论当下“宅生存”的生活困境。在文学馆典雅的书架前，作家们一步步带领着读者，从人和猫的情感关系中感受到复杂的况味。观众由此发现，文学的深刻和宏大其实并不遥远，就在无数人平常的生活当中。

作家对作品的精彩演绎和解读，让观众领略严肃文学的“文化味”。纪录片《掬水月在手》(2020年)生动讲述叶嘉莹先生的艰难遭遇和奋进故事。这位“穿裙子的先生”的吟诵，展露出她在长期诗歌研究中沉淀下的学养，也传达了她在诗歌传统中安身立命的寄托。《我在岛屿读书》的读诗会上，西川背对海潮，以手击鼓，纵情朗诵他的诗作。至诗歌高潮处，浪愈急、鼓愈密、声愈壮，独特的气韵涌出，叶嘉莹、西川的独特朗诵，让不少网友感慨，“原来诗还可以这样读”。文字再也不局限在纸面上，而是与作家的精神气韵合二为一，发出有情、有力、有韵的声响。

当作家成为观众阅读的“引路人”，让严肃文学原本的人情味、生活味、文化味更真切地向读者和观众呈现，严肃文学才能真正走出“内循环”的限制，进入更广阔的读者群。

从作家破圈，走向作品破圈

“破圈”一词之所以令文学界念念不忘，绝不是为了争夺市场、流量或话语权，背后的核心关切在于：在新时代表语境下，严肃文学如何建立起与社会大地、人民大众的

血肉联系，重新建构一种有活力的文学生活。文艺的人民性体现在，在创作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接受层面坚持以人民为“阅卷人”，让作品获得人民的关注与讨论。作家破圈固然可喜，但在传播过程中不能只满足于个别作家的“真人秀”，应将讨论重点从作家慢慢引向作品，让观众不只成为“作家的粉丝”，更是成为“作品的理想读者”。因此，在破圈实践中，作家既不可“端着架子”，也不可削高就低、故意迎合大众，而应以平等的对话姿态，成为读者与作品的桥梁。

一方面，作家的出镜应警惕商业营销中刻意制造“人设”，避免被“单向度”化。余华的再度爆火便是一个值得细察的例子——在县文化馆里“摸鱼”，安排史铁生当守门员、装病被割掉阑尾，这些令人捧腹的轶事成了最为流行的“余华段子”。在短视频里“活着”的余华被戴上“段子手”的帽子。这与写出《活着》的“作家余华”反差何其巨大，出现了“人和书各火各的”典型症候。然而这种“人设”的过分营销也引发了余华本人的不满。余华在受访时重申自己不是有幽默感的人，强调在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2021年)中自己其实也说了很多严肃的话，但是大多被剪掉了。在此后的综艺节目中，余华也更加严肃地谈起史铁生、谈起35岁时和鲁迅的“相遇”，展现出自己“认真”的一面。造“梗”式的传播损害了作家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最终损害的依然是文学本身。

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借助破圈实践，在与大众的互动中发现最真实的现实痛点，在对话中生成最鲜活的思想话语。随着作家出镜次数的增多，他们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当下热点问题的讨论。在“空心人现象”“年轻人的上香热”“恋爱脑问题”“ChatGPT的未来”等话题讨论中，作家的意见逐渐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作家也由此更加理解当下的社会现实。莫言在抖音节目《莫言的奇妙故事会》(2022年)中，不仅与江南、徐则臣一起“大开脑洞”，推荐最新力作，还与“元宇宙”虚拟人物柳夜熙相遇，探讨“人”的定义、人生的意义等诸多命题。这些新鲜尝试也让莫言感叹：“与时俱进，就是要跟年轻人沟通，人越老越应该向年轻人学习。”作家勇于与社会热点密切联动，有利于激发文学与当下现实对话的能力。

总之，在新媒介语境中，严肃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将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引导作家破圈的潮流，展现作家的写作智慧，而不沦为噱头的制造；如何让文学作品真正破圈，增强作品“对话”现实的能力，而不局限于在综艺节目中推出漫长的书单；如何让文学批评呼应大众读者的关切，将读者意见更好地纳入评价体系，而不仅仅是嘉奖对谈中插入微博话题的链接……这些问题关系着严肃文学如何真正“放下架子”，有效地与人民大众重新联结，不断增强新时代文学生活的活力。新时代给予了作家破圈的机遇，为严肃文学创造了纵向生长的契机，也对文学寄予了更高的要求。期待。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

综述

10月13日至15日，“生态文明视域下的21世纪诗歌”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岛举行。会议由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诗学高等研究中心主办，《诗刊》社、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青岛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协办。张荣林、孙基林、李少君、吕周聚、赵思运等主办、协办方代表，张志忠、罗振亚、汪树东、王珂、姜耕玉、华海、张立群等30多位学者、诗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围绕21世纪生态诗歌的创作特征、借鉴资源和代表性诗人诗作进行研讨，深入挖掘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诗性智慧。

当下的生态诗歌写作热潮，与古代的山水田园诗传统及其背后的思想资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少君谈到，中国传统强调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在文化传统中占据着特殊地位，这使得中国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盛行。在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状态。进入近现代以来，生态问题涌现，自然重新被关注，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古典诗歌中的自然观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资源，比如对“天地境界”的推崇、对“地域生态性”的保护等。姜耕玉认为，庄子的生态美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古代山水诗的创作。庄子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等观点，强调物我合一、心斋坐忘。将此迁移到诗歌领域，则强调诗歌创造主体与自然客体高度融合，方可体悟并写出真正的“天地精神”“生命意识”。

“生态”不只是一种写作题材，而应该上升为一种写作意识。吕周聚说，生态诗歌关注生态问题，但它不是简单的自然描写，也不是简单的“生态+诗歌”。生态诗歌的核心应是通过诗歌的形式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生态伦理。我们应在诗歌写作中不断强化，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相互平等，要追求二者的共存共生、和谐共处。华海认为，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生态问题和困境，迫使我们必须以新的生态文明理念来统摄诗歌创作，并以诗歌的创新能力和超越的想象力来回应当代严峻的生态问题和人类的生态实践，进而从精神意义上建构关于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生态诗歌写作往往从一个地域的丰富元素开始，形成一种“地方感”，但诗人应该进行富有想象力的重构和提升，使之获得一种普遍性的经验和价值。王珂谈到，在当下，生态文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生态意识成为了很多现代诗人具备的重要观念。在新语境下，诗人们进行生态题材写作时，需要更好地将自然意识、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有机结合起来。生态诗的一大任务是反思现代性的弊端，完成对现代性的批判。但是，在反思中，要坚持科学精神，不能因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而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后撤”，应该主动出击，积极介入生活，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生态诗歌的“当代性”，来源于其对新的复杂经验的处理。汪树东说，当代生态诗歌已成为当代诗歌百花园中一个独具魅力的诗歌品种。当代生态诗歌需要直面弥散性的生态危机，打破简单地追求线性发展的现代性迷思，再造以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生态价值观，赓续和革新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自然文脉。王士强表示，时代的发展日新月异，山水既有其“旧”的一面，也有其“新”的一面。就诗歌写作而言，它应同时呈现出这两种相反的特质。具体而言，面对“新山水”，它应该表现出其“旧”的、恒久性的特质，而面对“旧山水”，它应该呈现出其“新”的、当代性的一面，如此才可能更深入地传达出其内在特质和复杂性。刘波在发言中谈及自然风景在古今诗人笔下的变异。他认为，古代诗人笔下的自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遵循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而到了现代社会，诗人们对自然的书写因工业文明的来临和科技的革新而出现了更复杂的面向。首先是书写主体的更替。很多写诗者是城市中的人，他们眼中的自然风景经过现代性的改造成了可消费的“商品”。其次是写作对象的变化，原来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自然在遭遇现代性的冲击之后，已经变成了一种“想象的”自然或“理想的景观”。这些变化都需要我们在诗歌写作和研究中进行仔细的辨析。

生态诗歌的繁荣发展，需要进行观念和诗艺的不断创新。龙其林谈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诗歌写作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悲歌”“颂歌”“反思”三种类型。每一种类型的写作都随时代语境的变化出现了新的趋势，不断丰富发展。在当下，诗人在生态诗歌写作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将现实经验转化为真正诗意的能力，避免跟风写作，创作出更具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作品。马春光以《群峰之上——自然写作十家诗选》为例谈到，对自然万物的重新体认、对我关系的重新梳理、对自我心境的重新调整，是生态诗歌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诗人们在自然书写中要遵循“物随赋形”的诗学原则，不断探索新的诗歌结构与语言形式，诗性地表达生态伦理。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21世纪诗歌学术研讨会聚焦 如何书写经历了现代性冲击的山水自然

“金台少年阅读行”走进福建

2023年福建省中小学生学习主题阅读活动启动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第十七届“书香八闽”全民读书月活动走进泉州启动。启动仪式上，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策划发起的“金台少年阅读行”福建站阅读活动也同时开启。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和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刘华新向活动领读名家代表柳建伟、李晓东授旗。随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福建省全民阅读促进会、福建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福建省语文学会主办的“金台少年阅读行”福建站首场校园阅读活动在泉州第五中学举行，刘华新致辞，蒋升阳、陈红、郑立中、花晓勇、徐昌裕、陈华森、张海峰等专家与学校师生共享精彩生动的领读课。

善读书。据悉，作为将在福建持续一年的大型阅读推广活动，“金台少年阅读行”将分批前往100所学校，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开展特色阅读活动。

“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2023年福建省中小学生学习主题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同期在福州举行。活动由福建省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福建省教育厅主办，福州市鼓楼区教育局、福建省学校德育研究中心承办，人民日报出版社、福建新华发行集团、《人民周刊》杂志社共同协办。王辰虎、荣雷、蒋升阳、林生、李晓东等参加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刘华新向广大青少年发出阅读倡议，柳建伟和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冠军雷海为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故事，鼓励少年儿童与书香为伴、和阅读同行。

(李墨波)

中国名片《一带一路》央视播出

本报讯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推出系列纪录片《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名片》，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首播。该片讲述了“一带一路”上“中国名片”的故事，生动展现了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名片》分为《长路远方》《基建·跨越山海》《能源·动力澎湃》《贸易·货行天下》《运输·钢铁驼队》《科技·智慧之光》《文化·民心相通》《命运与共》8集。全片聚焦基建、交通、能源、科技、经贸、文化等领域，通过亲历者鲜活生动的视角，讲述一个个幸福的故事，呈现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亮出一张张靓丽的“中国名片”，展现共建“一带一路”激发起各国互联互通的澎湃活力，绘制出一幅共同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壮美画卷。

(王 竟)

《见山》品读中国画的笔墨神韵

本报讯 近日，河北教育出版社在京举办《见山——穿越中国画的笔墨时空》新书分享活动。林瑞君、宰其弘、曾子芊等作家、艺术家以及作者胡烟从美学、文学、绘画等角度，围绕该书进行了交流探讨。

《见山》以美学的思维、诗化的语言、哲学的视角，引领读者穿越时空，走进100幅中国古画，将历史的烟尘、作画的机缘、如画的人生娓娓道来。每篇散文都透露着作者对人生的思考，于不经意间给人启示。活动现场，胡烟重点

解读了明代仇英的《独乐园图》、南宋毛松的《猿图》、清代金农的《秋林共话图》等传统中国画的深邃内涵和艺术魅力。大家认为，山水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题材，对中国人来说，山水是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人们对于理想栖居地的向往，因此“见山”一词便显得别有意味。该书充分展示了中国画的魅力，介绍了多种看画的方式和角度，能带给读者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启迪和收获。

(李晓晨)

唐克新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协退休干部唐克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0月15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

唐克新，原名唐克舜，中共党员。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夜海飘流记》，短篇小说集《车间里的春天》《种子》《我们的师傅》，中篇小说集《失去了威信的父亲》等。